



上 册

他们的保护神·····	吴兴文 译(1)
生命纹路·····	胡 坚(4)
曾经永远的杨过·····	向 云(7)
Y世代的两个名词 ·····	吴 雯(11)
从生活的树上摘些叶子 ·····	成自来(14)
生命的硬度 ·····	衣文玲(17)
我庆幸我幼稚 ·····	孔 明(20)
冬日初雪 ·····	张凤祥(23)
青丝情结 ·····	刘 苗(26)
回报生活 ·····	佚名(28)
抉择无悔 ·····	张雪岩(31)
没有黄昏的冬天 ·····	一 方(35)
蓝色的海 ·····	卢新华(38)





太 阳 泪	顾行伟(42)
城 与 年	秦 似(45)
一生何求	戴薇薇(47)
生命如歌	赵 莹(50)
淋雨人生	晓 颖(53)
赤橙黄绿青蓝紫	刘洪森(56)
多年以后	卿 子(59)
难以恢复生命的原色	杨开宇(61)
我们同是女孩	张小敏(65)
跟一本书的道别仪式	童更非(68)
杯中虹霓	徐冬梅(70)
名字,枕在不安的屋檐下	王建平(72)
气 度	蔡应律(74)
动脑的结果	麦尔顿(77)
山水境界	刘长春(80)
心湖的涟漪	陈粤秀(83)



心灵的小站	佚名(86)
留一点空隙	粟耘(90)
在别人的故事里旅行	祝勇(92)
雨 后	兰月(96)
桶子的故事	李绍(99)
事实,远没有想象的那么糟	甄朴(102)
别蝴蝶胸针的男人	李晓影(105)
雨中的故事	阿宝(108)
沉重的家教	熊峰(110)

下 册

蚌病成珠	何湘(113)
这一次,让我等你	雨晴(118)
芙蓉树下	李健昌(120)
史志农的故事	千里草(122)
打 猎	郝明磊(126)
爱花的女孩	竞前(129)





帮 忙	秦德龙(132)
老 渡	苏 南(135)
值得一等	佚 名(139)
大自然作证	佚 名(142)
染绿的声音	徐 迅(145)
月夜惊魂	齐文斗(148)
父亲母亲	黄 海(151)
就这样被你感动	邓 皓(156)
水 妹 子	王涌津(161)
挺立春天	杨天戈(164)
我当警察第一天的干活	张超山(167)
美丽的风景在路上	雪人儿(171)
青春播曲	于沛月(175)
我不认识她是谁	红 袖(178)
尺素寸心	余光中(181)
鲜花中的爱	佳迪·库尔特(185)





孩子的理想·····	谢迎男(188)
惟一亮着的灯·····	宋 雅(191)
毒蛇钻进朋友的被窝·····	佚 名(197)
世上有个母亲节·····	蔡应律(203)
一颗豆粒·····	铃木健二(207)
三角梅的藤蔓爬满床·····	杨川进(210)
最好的消息·····	佚 名(212)
上帝睡着了 ·····	A. F. 斯密特(214)
丧失中必有所得·····	周生祥(217)
金钱只认得金钱·····	流 沙(221)
水 莲 花 ·····	丘晓雁(224)
十年一梦·····	威廉·恩斯特(228)
播音女孩·····	袁 凌(232)
飘逝的枫叶·····	魏剑情(235)
青春舞蹈·····	袁 文(241)





蚌病成珠

◎

何湘

我的青春在二十二岁那年秋天戛然而止。和其他同龄的女孩相比我可能只是少了半条腿而已，但是在接受这个全新的自己的同时，我内在的一切全变了。其实灾难的来临不是一点预兆也没有，骑着车在清华园里横冲直撞时我常常感到左腿酸痛无力，而且有时坐的时间长点再站起来它会麻木好大一会，可是我怎么会去想这二十二岁的生命已经潜伏了致命的病菌？又怎么能想得到呢？

这一年夏天我大学毕业，不甘心仅因几分之差就与我心仪已久的事业失之交臂，我放弃了研究生的调剂机会也决定暂不工作，但把复习的地点做了改动，从一个美丽洁净的海边城市迁到了北京迁到了清华。我被自己的执著和勇敢感动着，抬望眼，清华的天空被高峭秀丽的白杨和年轻激越的学子衬托的愈加高远，愈加深邃。青春的理想青春的流浪让我穿行于树荫和

心
湖
的
涟
漪

113





那些年轻人并肩而行时，总禁不住微微笑。其时“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校训横幅正在秋风中轻轻飞扬，我想象着那些已经逝去了但吸引我走在这片土地上的先贤们是不是也曾经像我这样来来去去……

静静地躺在病床上。

静静地躺在病床上，妈妈以为我睡着了，她的泪一滴一滴落在我的脸上，被她轻轻拂去，然后又是一片湿润。妈妈终于抑制不住，起身站到了窗前，她压抑的哭泣搅得我五脏六腑都痛，但我真的是一滴泪也没有。在我出生前许多年，姥爷姥姥离世，今天爷爷奶奶都健在，长这么大的我没有经历过一次死亡，也没有经历过这么严重的病。所以当那个医生宣布我必须牺牲半条腿来保全生命时，我是一点心理准备也没有。嘟囔了一句：我不就是有点腿疼吗？然后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记得那是刚到清华园不久的一个午后，我骑车去西小门，过西南楼居民区时偶然一抬眼看见一个老奶奶牵了一个小孩，心跳了一下继而又宁神细看，那个被牵着的孩子果然是两眼直直的，在他那苍白的小脸上像放了一件摆设品似的。孩子另一只手里拿了一根纤细的竹棍。我心大恻，停了车，目送着祖孙俩愈行愈远。孩子什么也看不见，但我一直得他的目光挥也挥不掉，有一种无助的悲凉。自从躺倒在床上，我不自觉的就想到他，那样的年龄他还不懂忧郁不懂艰难，但真的要靠另一只手的牵引或是那根小竹棍的摸索来走一生的长长短短，那该是怎样的举步维艰啊！从前在写信给



朋友时常将“切肤这痛”“感同身受”等词信手拈来以表明对生活感悟程度之深，但是到了今日以这样的方式，我却怎么也不能接受从此以后这个世界将以我看孩子的眼光来回看我，纵使所有的人都是善意的。

探望的亲戚很多，他们轮流地说着宽慰的话，他重复着她的又有他继续重复，甚至还有女眷陪着妈妈抽抽嗒嗒唏嘘不止。她们说，多好的孩子啊！我知道我再也不是那么好的孩子了。他们又说，可怜都大学毕业了，我清楚虽然我大学毕业了，但以后的一切……或者如果我大学没毕业就这样了最好是没上大学就这样了，她们就不用这样怜悯我。间或一两个至亲摇着头对妈妈说孩子可真坚强啊，就这么不哭不喊的撑着。

大学时很欣赏邻寝的一个女生，给她写毕业留言时很动情：远看你像一株空谷幽兰，从来都是花淡淡，香浅浅。但我知道你一定有自己盛开怒放的时候，那种浓烈恣肆和热切在不懂欣赏的人的眼中依旧是花也淡淡，香也浅浅。我一直渴望自己是另一株空谷幽兰，渴望从容，渴望幽雅，既然以后的生命不能如此，我宁可用整个生命的结束来遮掩。而这种决定不论脆弱与坚强，我知道哭喊都没有用。

也许是我超乎寻常的冷静和那种不经意间涌出的绝诀，妈妈终于发现了我的异常，她在我醒着时就不停地讲话，讲我小时候的绕膝之欢，讲因为有我，她做母亲的骄傲，也试着讲我的将来。我讲那个盲人小男孩的故事，然后对她说，妈妈，我从前觉得他真可怜，“从前”两字故意的加重语气。又



补充说,他也许生下来就那样,妈妈愕然继而泪如雨下却不语,我的心是一点一点的揪到一起,但我别无选择。

从那一天起妈妈再也不给我安定片了,她也更小心地看护着我。我是越躺越急,属于我从容之列的结束法被她否定了。那就切腕或者凌空一跃吧!可一想到那条已经不再完整的腿,我的勇气就消失殆尽。天也就越来越凉了。妈妈回家给我取衣服,本来是很短的路,但她却好久不回,后来她就跟我一样躺到了病房里,因为神情恍惚,妈妈过马路时被一辆摩托车带倒了,幸好伤势不怎么严重,妈妈躺在床上忧虑地望着我,这么多天的劳心劳力,她已经是心力交瘁了。妈妈不讲话,她的目光里有怜惜,有伤痛,有不舍,还有我小时候做错事的凌厉。这一刻我必须面对她,我理解她养大女儿的不容易,也清楚她是怎样地爱着我,但是我不得不反抗啊!从小到大,聪明孩子,优秀学生,我是人见人爱的宠儿,你让你怎样去面对这永久的失落?不能骑车了,不能爬山了,那么多心仪已久还没有得及叩访的名川大山就将永远的静立在我的生命之外,外交家的梦也从此破灭了,我的坚韧的我的执著就这样化成了一场空。而且我又怎样的维持生存呢?还有每个女孩子都渴望的爱情?我终于泪水涟涟了,那么多天的委屈、惊惧、疼痛、无奈、不甘心一下子淋漓尽致的迸发出来,我怎么能甘心呢?可我又怎么能继续呢?张海迪坚强,保尔坚强,海伦坚强,可他们哪一个又是在一夜之间就改换了一种生存状态呢?

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我又坐在了小时候的书桌前。我放

弃了一个完美主义者的理想追求,其中妈妈拼了命的亲情是一个原因,但最主要的还是因为不甘心。一直很喜欢“蚌病成珠”这个成语,她所揭示的生活内涵是那么透彻又隐含着一种淡淡的悲壮美,我对未来的一切依旧是很茫然,也常常泪眼回望那个秋天,以前所有意气风发、神采飞扬的日子,但是我必须接受这个“病”了的自己,期待着病蚌成珠。张爱玲说过:生活并承受着。我知道这是生活的一种,应该承受着。

心
湖
的
涟
漪

张爱玲说过:生活并承受着。我知道这是生活的一种,应该承受着。

117





这一次，让我等你

◎

雨
晴

当她在心中默默数到五百时，看见骑单车路过的他。他停了下来，是她的前任男友。他迟疑了一会儿，打破僵局似的问：“等他吗？”对于她现在的男友，他倒也不陌生。

“啊。”当他和她还在一起时，也常相约在图书馆前碰面。她总习惯站在这相同的位置，然后，她会开始在心里默数数字。大约数到五百时，他骑着单车的身影会停在她眼前，脸上挂着抱歉的微笑。

“擦汗吧。”他如以往般掏出手帕塞给她，让她回想起他们分手前的那一场争执。在一个34度高温的下午，他一如往常地迟到了。

或许是午后郁滞燥热的空气令人烦

躁，或许是她终于对他失去了耐心。

“原以为我可以为你做一个固定不移的圆心，等着你循轨迹回到最初的起点。但是一次又一次看着你走近，与我错身而过，渐行渐远，而我只能停在原地等待，好苦、好累！”她在给他的最后一封信上这样写着。

没想到，她与他分手后竟在相同的地点重逢，不同的是她所等待的他换成另一个他。

他说：“下礼拜我就要出国念 MBA 了。”

“那么，我该恭喜你将要完成你的梦想了。”他终究是跟她不一样的，即使她的口气淡得连自己都意外。

于是，她同他道别，心里明白地知道这将是最后一次，她为她的等待递上手帕。他骑着单车的身影终于消失在她的视线外，他的手帕被遗忘在她的手中。

三个月后，就在她决心不再停止自己的步调而只是等待任何男人之后，她收到他的信，和一张飞向他的城市的机票。他说：“这一次，让我等你，好吗？”



我原以为我可以为你做一个固定不移的圆心，等着你循轨迹回到最初的起点。但是，一次又一次走近，与我错身而过，渐行渐远，而我只能停在原地等待，好苦、好累！



芙蓉树下

◎

李健昌

一个女人，凭着自己的慈悲心赢得了一位大学生的心。就在那位大学生跪于她的石榴裙下时，女人竟流着泪离开了他。

美丽本是女人的财富，可转眼间竟成了招来灾难与不幸的源泉。那次，女人在野外惨遭流氓的拦截，她急中生智，迎合了流氓的淫欲。流氓喜出望外，企盼着下次的“艳遇”。女人将流氓骗至派出所，并绳之以法。女人报了“仇”，但名声却大大地打了折扣。女人深知自己的处境，毅然进了城，在一家小吃部里打工。痛苦一直吞噬着她那颗滴血的心，不祥的阴影时时困扰着她。她一有时间总是去浴室，不断地洗涤自己的耻辱。她恨透了天下所有的男人。

一次，劳作一天的女人沿着林荫小道散步，她被那一棵棵芙蓉树迷住了，花团锦簇，犹如孔雀开屏，给夏日的黄昏增添了几分艳丽。发现如此美妙的去处，光荣并不

属于她，有一个大学生早已躺在那里。他喝得酩酊大醉。她从男人的痛苦中得到了片刻慰藉，但她从大学生那泪眼婆娑的瞳孔里似乎读到了什么。

女人搀扶着那个醉鬼回到小吃部，又端来了一碗绿豆粥，让大学生喝下，之后又端来半盆清凉的自来水，让他洗脸。

大学生只是静静地告诉女人，父亲刚刚死于癌症，自己正进行研究生论文答辩。

从此，大学生经常光顾女人的小吃部，女人对大学生也格外关照，为他做可口的肉丝面。无论女人如何体贴，她不对大学生有所奢求，只是尽着一份女人应有的职责。

大学生终于按捺不住那份激越之情，邀请女人一同散步。女人的头发像乌鸦的翅膀一样，带着暗蓝色的光泽，又长又亮。大学生望着美丽非凡的女人，激情满怀地朗诵起为她写的诗来……

此刻的女人已是泪流满面，大学生猛地搂住了女人那纤细的腰肢。女人脸色霎时变得惨白，她不知道这美好的一切该属于谁，下一步该怎么去做。



女人搀扶着那个醉鬼回到小吃部，又端来了一碗绿豆粥，让大学生喝下，之后又端来半盆清凉的自来水，让他洗脸。



史志农的故事

◎

千里草

史志农,男,29岁,大专毕业,婚礼主持人,外表豁达大度幽默开朗,内心忧郁敏感颇有城府,像一匹潜伏在夜色中的狼。

又到了秋天,这是婚礼主持人最忙碌的季节。在别人的欢笑声中为了那点儿可怜的报酬,我又客串起小丑来了。

尽管所有人好像都在婚礼上围着你转,可你知道主角是新郎和新娘。我不过就是个吹鼓手跑龙套的,只要给婆家挣足了面子,只要把娘家人捧的迷迷糊糊也就成了,对于两个人今后过的到底怎样与我无关。别说,我主持过的无数次婚礼中,只有3对离了婚。其实我最腻歪那种闹闹哄哄的场合。我从来不给人留宅电和手机号。别人与我联系只能打传呼。



通讯录上挤了一大堆名字，可我没有几个真心朋友，甚至说一个都没有。别人奇怪，我忙于给别人主持婚礼，为什么不考虑考虑自己。我除了长的有点难过，其他条件不错，个子1米73，体重65公斤，市内有独居楼房，虽然早辞了工作，可收入蛮可观的。而且说话办事还行。大家不了解我，其实我活的挺虚伪，也可能我的心理有毛病吧，我对女人好像天生充满了好奇与恐惧。当然外表看不出来。小学5年我是在一所子弟小学度过的。教室是一排平房，我的家就在围墙外面住。为了上学方便，我总是跳墙。那时候，有个叫大军的比我大两岁，对男女间谈恋爱的事特别懂。在他的唆使和挑动下，我们不仅常常逃课打架野浴偷人家东西甚至还扒女厕所。其实从院墙窟窿向厕所张望，什么也看不清，可我和大军还是被一种神秘的力量驱使着。哪怕听到里面的一些对话和任何一种声音，都会心跳加速。但是有一天，我们被抓住了。校长和班主任向父母告了状，我被父亲暴打了一顿。母亲一边拧我一边向校长求请，我没被处分。但是，此事一传开，我就成了别人眼里的小流氓。男同学哄笑我欺负我，女同学更是躲得我远远的。连一个我比较喜欢的女学习委员也对我嗤之以鼻。我十分孤独，说话也成了口吃。一直到上了中学搬了家以后，我的口吃仍然没好。要不是后来班级里参加学校演讲比赛我现在也不能吃开口饭了。要怎么说口语表达这东西你得练呢。

现在看来小时候那件事对我影响太大了。

大军21岁那年被判了死刑，那年我好像正谈恋爱，连女



朋友的手都不敢碰,更别说吻她,甚至怎么样了。所以,女朋友提出某种要求,我就有一种灾难降临的感觉。一个那么纯洁的女孩怎么能提出那种要求,我脑子里不停的回绕着“流氓”两个字。我愤怒地拒绝了她。没过多久她又同另一个男的好上了,我一边痛苦地幻想着他们在一起的样子,一边狠狠地诅咒着天下所有的女人。在这种情况下我完成了学业,走向了社会。在社会上闯荡了几年,我变的有些圆滑世故了,先在工厂里当一线工人,然后跟别人做点小生意,再然后就当了婚礼主持人。

第一个跟我发生关系的女人我已不记得她的模样了,我诚心诚意地把小时候的事讲给她听,她把我笑话的无地自容,她只比我大一岁,却好像什么都懂。小时候的经历,后来我只对一位心理医生讲过,我怀疑他是不是一个心理医生。因为他什么也帮不了我。他的语言表达过于理性,过于迟钝,好像我是在开导他。我在生活里的一些怪僻,在他那里似乎只能依靠药物才能摆脱了。找一个平庸的心理医生去看病是错误的,大概每个人心理都有病,只能自己救自己。

现在我每月收入至少有两三千元,但是不一定够花,因为我总是无聊地拨打声讯台,准备一大堆不伦不类的黄色笑话去挑逗别人,听到别人生气发火甚至摔电话,我心里就特别舒服。如果遇到那些什么都不在乎的人我反而要摔电话了。我还有个爱好,就是编出一两个女人的名字去问 114 查号台。然后,煞有介事的找人家聊上一阵,我对自己充满磁性的声音很自信,我想让别人一边猜测怀疑一边心惊肉跳。